

從事中國研究學者所遭遇的困難

駐洛杉磯辦事處教育組

據兩名美國學者調查，外國社會科學家近十年來在中國實地研究時，有一成比率曾遭警方或國家安全部門施壓，「被請喝茶」，即遭傳訊或盤問，甚至警告。此外，大約四分之一從事檔案研究的人被拒絕獲取相關文件，5%的人難以獲得簽證。

這份於 2018 年 9 月 1 日在美國政治學會（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波士頓年會上發表的報告，是第一份針對外國學者在中國從事研究時受到壓制所做的研究。密蘇里大學（University of Missouri）政治學助理教授 Sheena Greitens 和普林斯頓（Princeton University）政治學暨國際事務助理教授 Rory Truex，向 1,967 名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中國研究專家發出問卷，回收 562 份，受訪學者專長包括人類學、經濟學、歷史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等領域。據調查顯示，53%研究人員認為他們的研究有些敏感性，有 14%認為非常敏感，有高達 68%的學者坦承，自我審查（self-censorship）已成為中國研究領域的普遍現象問題。

報告作者 Greitens 和 Truex 表示，該調查針對研究中國的學者遭遇中共打壓之頻率首次提供了系統性數據，並指出這類箝制經歷是罕見但真實的現象，構成在華從事研究工作的障礙。

該研究結果出爐，正值中國對西方學術界的影響受到日益關注之時。去年秋天，學術出版商對中國期刊內容進行審查的報導引起廣泛關注；中國政府資助的孔子學院，位於美國各地大專校院的中國語言和文化教育中心，也受到越來越多的審視。

Greitens 和 Truex 將他們記錄的箝制經驗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是入境中國的限制。Greitens 和 Truex 發現，中國政府確實限制簽發被認為可能存在問題的工作簽證。雖然有一些學者報告長期被中國列入黑名單，但研究人員發現最常見的限制形式是臨時簽證，而非斷然拒絕或長期黑名單。Greitens 和 Truex 指出，雖然入境限制的困難程度無法確定與學者的研究有關，但學者們大多相信如此，或當收到非正式的暗示時也是與其相關。

第二類是獲取研究材料或主題的限制。獲取研究資料檔案的限制相當普遍，所有進行檔案研究報告的學者中有 26%面臨限制，41%

依賴資料檔案的歷史學家也是如此。拒絕獲取特定資料的原因通常基於這些資料的主題，但 Greitens 和 Truex 指出，檔案工作者很少將敏感性作為拒絕的理由，而是以資料數位化或其他內部流程等理由拒絕。

調查結果還表明，隨著時間的推移，獲取檔案資料的方式也發生了變化，外國研究人員不再能夠獲得以前可獲得的資料。

在研究中使用訪談或參與者觀察的研究人員中，約有 17% 的人表示他們的訪談對象會因可疑或無法解釋的原因退出，這種經驗在政治科學和人類學中最為普遍。

監控及恐嚇被列為第三類的箝制經驗。在過去 10 年中，9%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接受過中國當局的採訪（「被請喝茶」），Greitens 和 Truex 表示，這些受訪者的經歷中有一些共同的模式。一位學者在研究過程中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一如參加抗議活動，要求檔案權限，發表演講等。當地政府代表便會採取行動，如收集研究人員的個人資料，並設法結束或建立研究活動的界線。

此外，約 2% 的受訪者曾有電腦和資料被沒收的經驗，2.5% 表示曾遭警方短暫拘留或恫嚇，尤其是在西藏和新疆這類高敏感地區。Greitens 和 Truex 也強調，與外國學者共同研究的中國學者，以及與外國學者交流的中方人員，面臨官方「關切」的風險更高。

報告強調，中國對學術自由的箝制，已構成外國學者在中國從事研究工作的障礙。研究種族、宗教、人權等敏感議題的研究者，更可能在獲取簽證上遇到困難。其他主題包括環境、中國的對外關係和性別等研究也存在此問題。

據調查，研究中國的學者以各種方式調整研究策略，以避免引起中國當局不必要的關注。近一半（48.9%）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在中國使用不同的語言來描述研究。近四分之一（23.7%）將研究的焦點從最敏感的方面轉移，而 15.5% 的受訪者表示完全放棄了研究。只有 1.6% 的受訪者以匿名形式發布研究。

雖然大多數（68%）受訪者認為研究中國的學者自我審查是中國研究領域的一個問題，但 Greitens 和 Truex 指出，他們的調查數據也挑戰了自我審查的定義及主張，其引發的主要原因是由於利己的野心（self-interested careerism）。受訪者強調慎重（discretion）是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必要倫理原則，因為與外國學者交流的中方人員可能會不平衡地承擔參與敏感性研究的負面後果。

當被問及如何應對中國敏感性研究時，受訪者強調了傾聽中國同事的建議、保護研究對象和對談者的重要性。

Greitens 和 Truex 表示，研究中國的學者經常「保持低調」，不僅是為了避免在短期內捲入來自中國政府的麻煩，而是在學者整個職業生涯中培養在中國進行研究的能力，從而創造長期的知識價值。

譯稿人：陳潔希

資料來源：2018 年 9 月 4 日，高等教育內幕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2018/09/04/survey-more-500-china-scholars-provides-data-how-frequently-they-experience-chinese>

